



南宋褐色罗印花褶裙群。

—

“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洛神赋》中描写少女华服之美的诗句，用在一位16岁的南宋少女黄昇身上一点都不为过。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16岁的福州女孩黄昇，正是二八好年华，她的父亲黄朴给她定下一门亲事。她要嫁的是宋室后裔赵师恕的孙子赵与骏。

这门亲事两家人都非常满意。作为皇亲国戚的赵家，婚礼办得热闹非常。婚后小两口也十分恩爱和美。可让全家人料想不到的是，就在嫁到赵家一年后，17岁的黄昇因难产香消玉殒。悲伤的两家人似乎都不甘心，给了她厚葬，朝议大夫赵师恕亲自为她选了墓地并撰写墓志。

黄昇下葬时，赵家将她喜欢的一件件美丽的衣裳，都放在了她身边，陪伴她入土。

几百年过去了。1975年10月，福州浮山上的一座古墓开启时，考古人员发现墓中所葬少女身上层层华服依然可见美丽，当考古人员将其所穿的绛罗绸缎和随葬零碎料子一件件分解下来，竟然有354件之多！

黄昇的娘家为她精心准备的陪嫁和夫家为其添置的华贵的四季服饰及丝织品中，服饰201件，每一件都如同大诗人陆游描写的“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除了常见的袍、衣、背心、裤、裙、抹胸、围兜、围件等20多种类，甚至连香囊、荷包、卫生带、裹脚带这样的小件物品也包含其中。

其中一件烟色罗广袖袍，袖子非常宽大，相当于袍长的一半，被称为“广袖袍”。这种大袍使用的衣料十分珍贵，通幅染成褐黄色，光袖长就91厘米、袖口宽68厘米，重才38克。印金的叶子在蔷薇、菊花、流苏、芙蓉等的印金纹饰轮廓线条里，填敷以各种颜色，显得绚丽多姿，显示着中国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另一件褐色罗印花褶裙裾，质地透明轻薄，形如折扇，上窄下宽，由四片透明的细罗制成，每片均纵直褶裾，褶子疏密有致，并印有金色圆点小团花，飘逸灵动，如烟如尘。

最让人惊叹的是一件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仅重16.7克，连半两都不到。整件背心轻盈若羽，同时剔透似烟，是当时贵族们追逐的时装。

宋人官宦的奢华和讲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达到极致。这座墓的发现，让我们有机会通过那一件件精美的丝织品，去切实感知宋代福建丝织业的风采。因此，这座墓也被誉为福建古代丝绸的宝库。

二

黄昇的墓在福州被发现，黄朴与赵师恕这两个家族也都

宋代服饰的刺桐绸缎

李熙慧

出自福州，似乎与泉州毫无关系。但深究下去，两个家族与泉州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

黄昇的父亲黄朴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状元，端平元年至三年（1234—1236年）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使。提举市舶司使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关长，主管海外贸易大权。赵师恕曾任泉州南外宗正司宗正，黄朴和赵师恕都是朱熹高弟的学生，两家因此结亲。

墓中出土的这批精美的丝绸织品，不但显示当时福建丝绸织制的高超水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

曾经生活在福建的原始人，居住在洞穴内，就会使用树皮和兽皮来做衣服。考古发现的陶纺轮，可得知他们用麻葛植物中的韧性材料进行纺织和纺纱。在武夷山莲花峰的悬棺内发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家蚕丝织物，这是福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到了唐代，泉州人黄守恭在晋江沿线大面积种植桑园，他种桑、养蚕、织锦，成为一代巨富。著名的开元寺，是他梦到桑树上开了莲花而捐建。他分派五个儿子向外发展，鼓励他们独自创业，大儿子黄经就落脚南安，继续发展殖桑织业。《唐六典》记载，当时全国产绢分成八等，泉州的属于第八等，虽然产品质量较低，但也反映出泉州丝织生产的分布范围和技术水平。

五代王审知执政期间，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当时出口的货物中，就有锦、琦、罗等较高级名贵的丝织品。到了宋代，福建丝织品的生产无论从规模、质量和技术水平来看，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尤其是泉州。

这和刺桐港的崛起不无关系。丝织品当时是外销亚非欧各国的巨额出口货物，南宋时从刺桐港出口多种多样的匹帛和丝织工艺品，堪称海上丝绸之路。

这些从刺桐港出口的丝绸，既有江浙等地的传统产品，也有来自福建手工业作坊织造的产品，为了适应外贸的大量需求以及减少外地产品转运上的费时周折，官方便在原来丝织手工基础比较好的泉州、福州、建阳、莆田、漳州等地扩大生产。

南宋时期，泉州成为当时国内丝织业的中心之一。生产的“泉缎”畅销海外，闻名于波斯、西亚，在国际上有名牌产品的赞誉，足见当时泉州丝织技术水平的高超。

三

有些专家倾向向黄昇墓中出土的高档丝绸有一部分产自泉州，细细追究有极大的可能性。

《八闽通志》记载了南宋政权南迁之后，1135年，赵家皇室的西外宗正司迁到福州，南外

宗正司迁到了泉州。赵师恕以朝议大夫、直徽猷阁知南外宗正司事的身份，主管居住在泉州所有皇室宗室的属籍、教育、赏罚等事宜。

在黄昇墓中，随葬的两匹綾绸织物的匹端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坊染金丝绢官记”，另一匹上似有篆体的“赵记”，这两个细节都透露出产地，那就是专门设在泉州为宗室官府生产的作坊。

当时在福州、泉州生活的皇室宗子有数千人，这批人每年冬夏两季供给和赏赐的匹帛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官方有可能在宗室子弟比较集中的泉州、福州两地，办起了官营手工业作坊，专门生产“刺桐绸缎”这样的华丽之物。

从重不到半两的丝绸背心来看，手工丝织技术的水平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在丝织生产中要制成这样高级的生丝，它的缁丝技术，以及用纺车等工具进行併丝、拈丝、络纬的技术，都是非常先进的。

如今，陪伴在黄昇身边的一件件宋代贵族才有的精美衣衫，安静地陈列在福建博物院的展厅内，向世人展现曾经的华贵。



►紫灰色绉纱镶花边窄袖袍。

别了，英都农贸市场

洪文辉

有30多年历史的英都农贸市场要拆了！我心里不禁为之一震，失落与伤感油然而生。别了，英都农贸市场。

英都农贸市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具雏形，至上世纪90年代翻建成为英都最早最大的综合农贸市场，陪伴了多少人走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而今，这个见证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就要消失了。惋惜之余，关于农贸市场的点滴印记浮上我的心间。

英都农贸市场原来是一大片菜园地，是荣星村池亭村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当年，这碧绿的菜园里一年四季瓜果飘香，从早到晚都有菜农忙碌的身影。我上中学时，每天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地，沿着渠边小道到南安三中读书。那时，这片菜园北边的“新圳”渠水历经春夏秋冬

川流不息，清澈见底，可以盥洗、洗衣；菜园里阡陌纵横，流水潺潺，琳琅满目的蔬菜、瓜果让人赏心悦目。上学途中，我们时常成群结队在菜园里捉蝴蝶，追逐嬉戏，不亦乐乎。每每想起中学时代，眼前便会浮现这片美丽的菜园。我的中学时光因为有了这菜园的陪伴，增添了亮色。

英都最早的集市在英墟铺，与现在的农贸市场相邻，一北一南，相互联通。小时候，我也曾经在英墟铺摆摊卖鸡蛋、甘蔗。时至今日，想起当年在街上吆喝、叫卖的劲儿，数着一角、五角、一元钱的情景，心里头特别满足，特别有成就感。

农贸市场建成后，已在他乡异地谋生的我，偶尔回家，总要逛逛农贸市场，买些土特产及生活用品。那个时

候，农贸市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尤其是墟日，来自翔云、东田、仑苍、墩坂、加兜鼓等地的客商云集英都“赶墟”，市场人山人海，场面火爆。街市上物品丰富，价廉物美。那年代，猪肉一斤1元钱多，大米一斤8角左右，百姓衣食基本无忧。

市场里的油条、豆浆成为早餐亮点。三五成群，抑或独自一人围着老旧八仙桌坐等起锅的油条，要上一碗豆浆或者花生仁汤，香喷喷的油条，热乎乎的花生仁汤，任你慢条斯理地安享，氤氲于这满是人间烟火味的气息里，暖遍身心的惬意最是荡气回肠，心里头涌起一阵阵温馨与幸福的甜美。

后来，我家在小镇上有了个小店铺，偶尔没空做饭，我就跑到农贸市场，吃碗咸饭、牛杂烩汤，不消10

元钱，便可填饱肚子。这咸饭佐料丰富，有花生仁、蚶干、虾米；那牛杂汤一大碗，有牛肠、肚膶、牛骨肉、牛百叶、当归、枸杞、香菜，大可一饱口福。后来，听说这摊主的儿子在外生意做大了，就让其父母歇业。可惜了，这咸饭配牛杂汤的美食只能在记忆里回味了。

2000年后，伴随着金英街的建成，农贸市场也渐渐没了昔日的繁荣。再后来，农贸市场东南边又建了第二农贸市场，旧的农贸市场日渐式微，显得有些冷清，慢慢走向衰落了。

而今，农贸市场已然老旧，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自然改变不了被拆的命运。对此，人们虽然不舍，却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毕竟，旧的农贸市场落伍了，一个崭新的商住小区将要崛起。

所有走过的路，都有不同的风景（三章）

黄志雄

而行，成了心中必须盯紧的关切。

大海也许不明白，不是所有的等待，都能等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也不是所有寂静的夜里，都能悄悄打开梦的门扉。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所有的痛，都是时间里各种的摧残。

如果重新选择，这一汪池塘里的水，会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大海？

这个岁月，已不允许我过多地费尽心思寻求答案。让池塘里的水做一次弓上的箭，已是我当前奋力的功课。

所有走过的路，都有不同的风景。景色，于水都是一种收获。

在特定的空间写下激情

我想说的是，这激情与酒无关。

与激情有关系的是这一特定的空间。

这个特定的空间，比较狭小，但墙体坚固，灯光的开关开或者关，我都可以书写一些我可以写下的故事。

海边的夜

我们第一次在这夜里，海边漫步。

海还是那样深蓝，只是这海不是这个夜晚的主角。

我们漫不经心，在我们的鱼尾纹里，凝结着盐。

海浪翻滚，是我们手心渗透出的汗水。只有礁石间隙的回流，才有些许的平和与缓慢。

我们走着，手挽着手，沙滩上深深浅浅的脚印，延伸着梦的方向。

镶嵌在沙滩上的贝壳，截留我们碎碎的心事吗？

海边的夜，没有灯光，只有远处的渔火。其实，我们可以像大海一样，排山倒海掀起激浪，但我们却像两条小鱼，在优雅的波浪中嬉戏欢歌。

我们不知道大海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海风跟随海水多年，也没有抵达谁的彼岸。只有在这夜里，海水有了些许的回音，由远及近。

我们的心可以不再漂泊吗？如果可以，就在这夜里，在海边，让心搁浅。



日历里的旧时光

郭华悦

一年的时光，又走到了尽头。

如今，很多人家里，已经难见传统的日历了。可在我家，母亲依旧坚持着旧传统，一张张地撕着日历，年年如此。

也曾劝母亲，何必如此麻烦？如今各种电子设备中，都有日历。可后来，转念一想，对于不识字甚至连手机都不会用的母亲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纪念旧时光的方式了。

前年，有一次收拾家里，从一个木箱子里，翻出了一叠旧的日历纸。

后来才知道，那是母亲的收藏。对母亲来说，每逢重大的日子，她就会把当天的日历撕下来，做记号，抚平后，放进木箱子里。这些年来，母亲生命中那些所谓的重要日子，都变成一张张日历纸被她珍藏在纸箱子里。

那一刻，我才心下恍然。母亲不识字，不能用文字的方式，来纪念那些生命中的重要日子。唯有通过收集日历这样的方法，才能提醒自己，某年某月某日，生命中又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

那个下午，我和母亲面对面坐着。母亲捧着那叠日历，一张张地翻，看着上面的记号，如数家珍地说着一个个故事。我第一次开口叫妈妈的那天，我能完全靠自己走路的那天，还有我上学的第一天……所谓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是与子女相关，有些在我看来，实在不值一提。而和母亲有关的，几乎没有。

这些重要日子，有一些，我依旧有着印象；而另一些，于母亲而言是大事，可在我们的记忆里，却已经淡忘得不留痕迹。

母亲说这些事的时候，脸上满是知足的笑容，从旧时光的记忆里，一点一点地往外抽丝剥茧；而面对的我，却已在不知不觉中，红了眼眶。

一张张日历，让我彻底读懂了母亲。母亲像一个时光的守护者，用日历的方式，守着和家人有关的旧时光。每念及此，总不禁心头酸楚。

双灵寺与五里桥

吴淑萍

黎明的太阳，不知疲倦地赶着马车。赶着去打卡人间最美的神庙。路过双灵寺，马车就走不动了。鸟儿问太阳：为何不走了？太阳吹了个泡泡说——车抛锚了。

夜晚悄然来临，一轮月亮酡红了脸，对着五里桥抛了个媚眼，她躺在五里桥的柔波里沉睡。星问月亮：为什么还不醒？月亮翻了个白眼——赖着不走了。

流浪的风儿问：最美的神庙在哪儿？太阳说：双灵菩萨，普度众生。流浪的风儿问：最神奇的桥是什么样的？月亮说：曾经沧海安平道，天下无桥长此桥。

碗窑花开

蔡景典

车马疾声从古官道响起连着七里庵接起五里亭说韩琦认母佳话讲七十老翁二十寡侍传奇谈五虎朝金狮灵圣感人的故事与传说和一款叫作青白瓷的花自唐自宋于清源山麓这个村落一并绽放飘逸

秋风丽日古早的陶潜与现今的文字一起种植幸福无须富丽雍容滋润就撷几枚诗与读书声渗入甘甜鹿乳泉煮起瓷馨菊香鲜花港湾如潮涌来红似火，黄如金阡陌踟躅蜂蝶歌舞一园和谐踏起满城的梵音往来欢声笑语永续今古碗窑，这个田园乡里花从瓷里氤氲瓷在花中醉